



此去江南， 易老

小北 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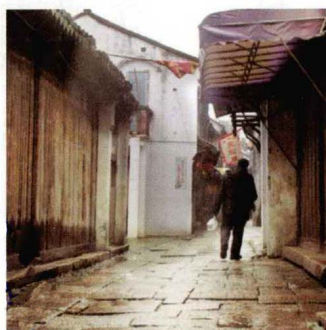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
她让

是在桥上，
想在这里老去。

此去江南，
易老

小北作品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此去江南, 易老 / 小北著. — 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3. 10

ISBN 978-7-5113-4102-0

I. ①此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游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31989号

此去江南, 易老

作 者: 小 北

出 版 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叶 辞

装帧设计: 瓷片设计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8.5 字数: 195千字

印 刷: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4102-0

定 价: 34.8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3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行部: (010) 82068999 传真: (010) 82069000

网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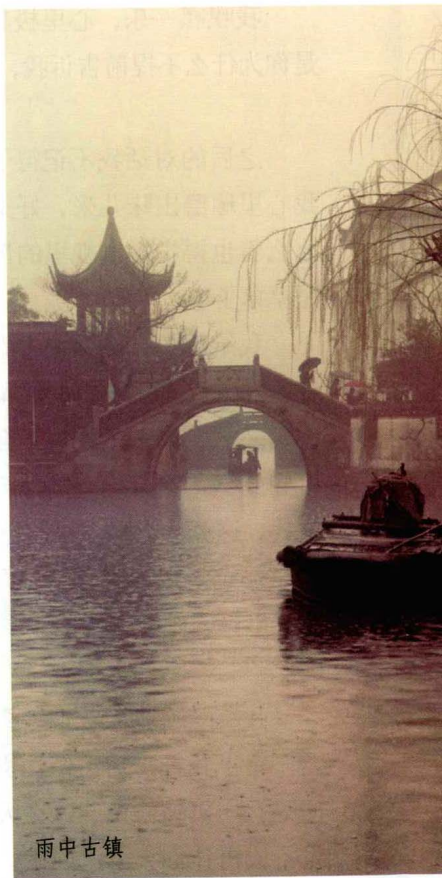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此去江南，易老

2012年西藏之行回到北京没多久，便被哥们儿忽悠闭关，去写行程回忆录。因为我是个忘性很大的人，往往只图一时之快，之后脑袋里记得的事情便烟消云散，于是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，我都过着封闭式的日子。

那天晚上娜拉再次打来电话，我还是没接。没多久，便收到她的一条短信，问我，“你爱我吗？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复，我对爱不爱这个问题的认知程度不高，于是干脆把手机丢到一边，不再理睬。

事隔一个礼拜后，我从满是酒糟味的回忆中解脱出来，仿佛被扒了一层皮，想起娜拉的短信，直接拨通了电话。



雨中古镇

我俩开始聊得蛮淡定，无非是一些家常话，聊得起劲儿的时候，不自觉地把手里那坛黄酒抱了出来，边喝边聊。从零点聊到夜里一点。酒已经喝了半坛，醉意开始涌上来，聊性也越浓烈，憋了两个月的话不断地喷涌而出。

娜拉语气突然转了一下，装作很随意地告诉我说，我快要结婚了。闻言我脑子顿了顿。娜拉说，咱俩从一开始就不可能，对吧？我年龄在这儿摆着呢，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店了。

我嘿嘿一乐，心里极其赞同。我嘴上应承着，嗯，只是你为什么不开提前告诉我，平白无故给我戴了顶绿帽子。

之后的对话我不记得了，黄酒的后劲儿大。到夜里两点，我心里琢磨出味儿来，好歹也算是有过一场。她要结婚了，我怎么着也得学学电视里的情节，好歹挣扎一下吧，那样才不算是草草了事。

我给娜拉打电话说去看看你，再见最后一面吧，我现在就打的过去。娜拉一贯的温柔语气中带了一丝强硬，回答我说，你别来了，你来了我也不会开门，过几天我会带他去看你。我有些生气，觉得她有些搞笑，说，你等着就是了，带你男人来看我，这算什么事，亏你想得出来。

娜拉坚定地说了句，你别来，来了我也不开门。说完不等我挂电话，她就先挂了。

我醉醺醺地，胡乱套了身衣服便跑出门，往她家赶去。

路上我把事情讲给司机师傅听，问师傅，你说她会给我开门吗？司机师傅说，这么大冷的天，不给你开门你上哪儿去，难不成再让你大老远回来。我有些小小的得意，心里也算是得

到了一丝安慰，催促司机快点儿开。

到她家门口的時候，我生怕吵了邻居，一边按着门铃，一边给她打电话，足足战斗了十多分钟，她还是门不开，电话不接，后来门铃的电池也被她抠掉了，我叫她家那只管家猫的名字，连那猫也不回应我一声。

酒劲儿冲上了脑子。我发了短信过去：你再不开门我就去爬你家窗户了。等了很久，里面还是没啥反应，我便嗒嗒嗒地跑出楼道。

她家在四楼，楼是小高层，全都是复式，所以楼层比较高。我出门一看，旁边拐角的楼上刚好搭着脚手架，真是天助我也。开爬的时候我又发了条短信过去：我学小偷爬楼了，不信你自己朝外看看。发完就把手机装进口袋，搓了搓手，借着酒劲儿开始爬冰冷冰冷的脚手架。

费尽千辛万苦爬到二楼，我刚准备从拐角处跳到她家那栋楼的二楼阳台上，可脚一打滑，我摔了下去，幸好脚手架的一面缠着纱网，要不我就得撂下了。

尽管人已经醉了，好歹脑子还算清醒，她家在四楼，我得跳到隔壁二楼的露台上，然后再顺着下水管爬到三楼，踩着三楼家的空调往四楼爬，但盘算了一下，我身高不够，够不着！

我用冻得发麻的双手又给娜拉发了个短信：开门吧，我顶多能爬到二楼，三楼就爬不上去了。

短信发过去还是没啥回应，我就琢磨着再回去砸门，才发现爬上来容易，下去可就不那么简单了，我总不能顺着光秃秃的钢管滑下去吧。站在脚手架上晃悠半天，最终我还是决定打110求助。

110很快就过来了，手电筒一顿乱照，刺得我眼睛疼，好歹算是被弄下来了，问我为啥爬楼。

我很诚实地把事情说清楚，然后请警察帮我敲下门。警察很严肃地说，这忙帮不了，你们恋人之间闹别扭的事我们管不着。

我听着很泄气，酒劲儿蹿上来，便试着问警察，既然你们不帮忙，那我继续去研究研究，看到底能不能爬上去，你们别把我当小偷抓起来就行。警察回答得很干脆，成，去吧，但是出事儿不能赖我们。听到允许，我有恃无恐地又去爬脚手架，刚爬到一半的时候，警察把我拽了下来，二话没说，便把我塞进了警车。我终于算是解脱了。

坐在西八里庄派出所里，警察问我是不是喝醉了。我坦白讲喝了两斤黄酒。

警察让我给朋友打电话，来这里接我回家。我醉醺醺地，随便打了几个电话，就倒在椅子上睡了过去，再醒来的时候，屋子里变得热闹起来。哥们儿东子、楠哥，姐们儿小宝，以及小宝的相好，齐刷刷地站在屋子里瞪着我，全都一脸愤怒。

几个人把我领出派出所的时候，已经是早上五点，他们几个一个劲儿地给警察道歉，骂我这二货给首都警察惹麻烦了。

当我从酒醉中醒来，太阳已经快下山了，东子坐在我家客厅里无聊地看着电视，见我从卧室出来，只淡淡地甩了一句话，你丫还是别待在北京了，赶紧出去走走吧，省得给我们惹事儿。

我一脸无奈，问，那你说还有哪儿好玩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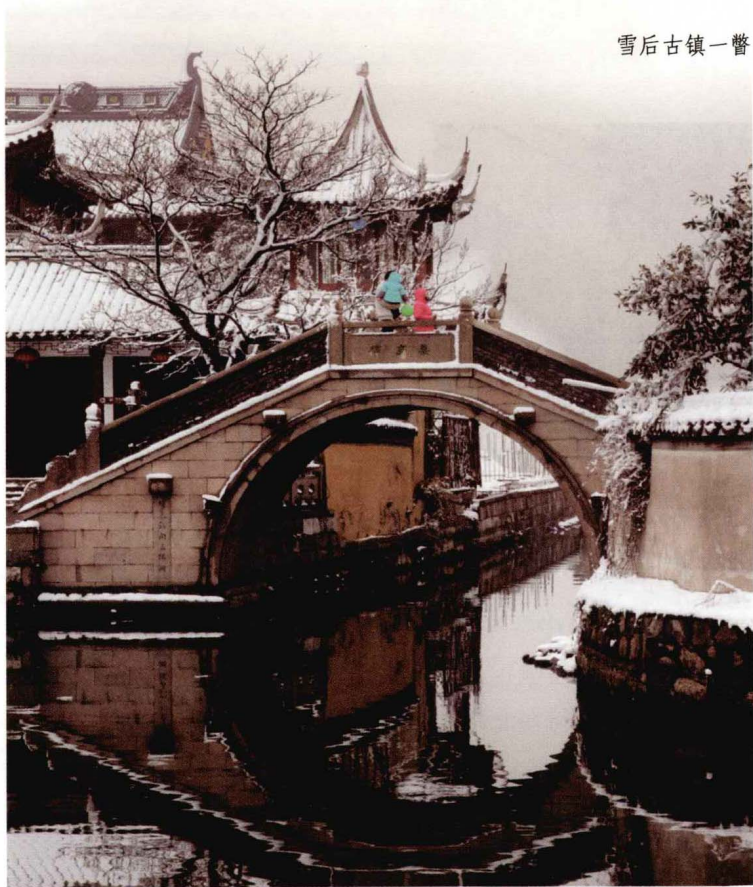
东子说，那你去江南古镇吧，你到那边再进了局子，我们

真赶不过去也不会觉得不够哥们儿。

于是惹事后的第三天，我收拾好背包，也没作什么细致盘算，就想着有多远滚多远，别给哥儿几个生事就成。我的江南古镇之行，也就如此开始了。

而那段似是而非、有实无名的恋爱，戛然而止。人活着，本就是随缘安享吧！

雪后古镇一瞥





千灯古镇的时光 / 149

江南的汤婆子 / 163

醉眼游西津古渡 / 175

江南渔家的酒宴 / 185

雪芽虾仁 / 195

『NJB』号的处女航 / 203

馋到我心里的：袜底酥、渔家鱼干、葡萄酒 / 213

把小船划回了古镇 / 231

江南旧事 / 235

后记：春日里的锦溪 / 253

写给楚清的信 / 257



此去江南，易老 / 1

我曾经的江南印象 / 001

初识锦溪古镇的宁静淡雅 / 009

锦溪古镇的奥灶面，跟『一枝花』的闲聊 / 029

古镇里的晚餐 / 047

必须要在江南买艘船 / 077

上陈墓，给陈妃弹琴 / 099

陶哥当年也是迎风撒过尿的人 / 109

在江南，我也有了一艘小船 / 125

古镇医生的趣闻 / 137

我曾经的江南印象

跟哥们儿一起喝酒的时候，总会有人问我，你到底有多少钱可以让你四处转悠。开始我总会先嘿嘿一乐，故作矜持地说，其实没多少钱，再说路上也花不了多少钱，关键是放宽心，迈出步子。

每次讲完他们都不怎么相信，后来再有人问的时候，我就会说，刚好没钱了，要不你借我点儿，再让我出去转一圈吧。

其实他们哪里晓得，对于旅行，钱并不是最重要的。一旦真正走在路上，再大的风也凉不了你热爱旅行的热血，你可以悠悠地笑说世间很多事情，即便是有孤独与哀愁，也微不足道。

说起我第一次出远门，是在高考成绩下来那一天。打电话查询成绩，我一听才考那么点分数，晓得坏大事了，肯定是要挨顿狠揍，撂下电话就噌噌噌地蹿出家门，奔到火车站，翻墙进了站台，混进了一列火车，逃票到了家乡隔壁的一个小城，选了一家录像厅躲了起来，待了整整三天。第三天实在是想家了，才敢给家里打电话。

到现在我都记得当时往家打电话的情景，先打给我姥姥，让我姥姥转达我唯一的谈判条件：保证我回到家后不因为高考这事儿挨揍。谈判很顺利，结果让我很满意，我再次逃票回到

家里，回家第一天过得很滋润，好吃好喝招待着。第二天就因为我早上不起床吃早饭，被我家老头儿从被窝里拽出来，用皮带狠抽了一顿，狂风暴雨来得太突然，都没给我穿衣服的机会。

事隔将近十年的时间，回家跟我爸妈聊这事儿的时候，他们还纳闷儿我当年从没出过门，怎么还会坐火车逃票到另一个城市。而我，也很纳闷儿，平常很实在的老头儿老太太，办事儿怎么那么不地道。有时想来，变老真好，至少不用整天担心做错事后会挨揍了，但再仔细一想，又太过天真，如果所有的遗憾都能用挨顿揍来解决，心里哪还有煎熬。

后来到大学里，看了几本破书，晓得原来还有流浪这回事儿，于是就靠着过硬的逃火车票的本领，去过很多地方。对江南开始有印象，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打心里我就羡慕那些曾经在秦淮河上风流的才子。

那时一个上海的朋友听说我有此愿望，决定帮我实现。她家有艘拖沙船穿梭在黄浦江上，邀我去黄浦江上喝酒。恰逢端午节，放假之前我逃上了那列老旧的绿皮火车，当时站了二十多个小时也没觉得怎样。一出上海老火车站，在人群中找到接我的朋友，见面第一句话就开骂上海湿热的气候，只记得朋友那天穿着吊带短裤，脚上穿着拖鞋，随手扔给我一包上海红双喜。当时第一印象就是：上海姑娘太爷们儿了。

忘记上船的码头是在哪里，夜里我们就坐在她家那艘破旧的拖沙船上，沿着苏州河行驶，一直驶过外白渡桥。那时梅雨一直下个不停，江面上的灯光水蒙蒙的，拖沙船驶过桥下阴影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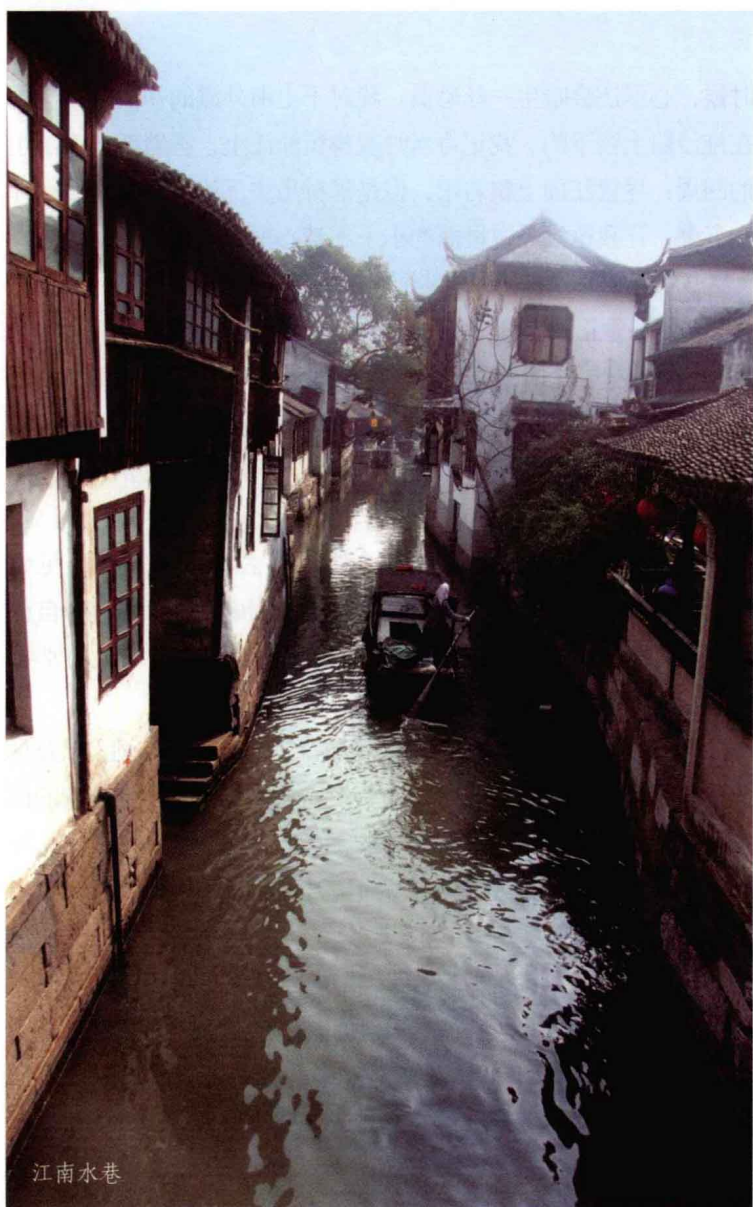
时候，心里还会暗生一丝恐惧。我对于上海外滩的初次印象也是在拖沙船上留下的。我记得当时置身黄浦江上，看着新奇而陌生的四周：尽管江面上飘着雨，但是那种历史沉淀下来的海派阔绰和奢靡，让我这没见过世面的小子不禁心里有些发虚。

2008年的时候，上海的某个朋友深夜打电话给我，说外白渡桥被移走了，她正站在黄浦公园里伤心流泪。我电话里笑她太矫情。朋友悻悻地挂了电话，后来又发短信来批评我，说，你不懂，江面上突然变得空荡荡，就像把我二十多年的记忆突然抽走了一样。等到那桥被重新移回江面上的时候，我还专门给她发个短信，说，你的记忆又该回来了吧。

后来，去上海的次数多了，偶尔再去看一眼那桥，见她依旧跨着两岸。望着雨雾中外白渡桥的模糊轮廓，才明白自己心里是惦念着那夜的拖沙船的。想起当年对朋友随口说的那番话，更是心生愧疚。

那艘时光里的拖沙船，还有当年船上那不知名的小酒，以及见我第一面就随手扔我一包红双喜的上海姑娘，这就是我能忆起的很久之前对于江南的所有印象。当然，后来我也知道上海跟江南是两码事。不过，江南成了一种在我的记忆中不停流淌着的东西。

走滇藏线时，在丽江认识了重庆的小麦，并且一直保持着联系，因为欠她一份生日礼物，所以我决定先转道去重庆。于是初步的路线就出来了：北京到重庆，然后重庆到上海，上海到昆山，昆山再到我此行的目的地——锦溪。



江南水巷

重庆一直冬雨连绵，落地时间比预计的晚了半小时。小麦颠颠儿地跑到江北机场接我。再次见到小麦，长长的刘海儿依旧遮着额头，身上穿着一件红色的毛料大衣，后来才知道那件大衣没有扣子，简直跟裙子一样，气质中多了一分成熟。一起去酒店房间放背包，电梯里就我们俩人，我突然感到自己有一丝害羞。小麦调戏着说，看来你见到我无话可说啊。我只能讪讪地微笑，手足无措，不知该怎么回答。

我告诉她自己去江南的打算，说那里有小桥流水人家，还有美食和美酒，直说得自己越来越兴奋。她却表示毫无兴趣，说只喜欢海边。

我想这可能是女孩与男人之间的差别吧。

第二天正跟小麦吃火锅的时候，接到安娜的电话，说她的西藏之旅已经结束，又回到了香格里拉，求我帮个忙，能不能跟她扯个结婚证，把她变成已婚妇女。我守着小麦没好意思吹牛，觉得还是见面讨论好，吃完火锅便赶去机场，赶往香格里拉。去机场的路上，小麦吵吵着要喝普洱茶，便又答应她去趟丽江，买点普洱茶带给她。

在香格里拉落地的时候是下午五点半，刺眼的阳光，毫无遮拦的视野，没来由地让我感到亲切。忽然觉得自己有些神经，电话里说说就好，干吗还要专门跑一趟呢？不过安娜是很值得再见一面的女人，应该就是因为这个我才来的。

晚上跟安娜坐在丽香缘腊排骨火锅店里，边吃着野味儿边聊天。看她西藏一圈下来，皮肤黑了一些，眼睛发亮，野性十足，问她为啥突然想结婚了。

安娜喝着青梅酒，很淡定地说，走着走着就有结婚的冲

动了。我对这个答案很不以为然，又问她怎么突然想到找我扯证，不觉得很不可靠吗？安娜嘿嘿乐，说，找你结婚就不用怕离婚麻烦。其实我跟安娜也才见过两面，初次认识是滇藏之行我走到香格里拉的时候。后来她也去了一趟西藏，和我一样，都是因为情感的失落才踏上的西藏。

关于结婚这件事，西藏回来之后我也有此念想。我当时跟上海的一姐们儿聊这事，没想到两人一拍即合，于是我从北京跑到上海，两人见面后喝了一夜黄酒，边喝边发誓天亮谁不去谁是王八蛋，甚至都商量好婚后各过各的，财产各是各的，想离就离，还必须得到公证处公证了。可惜酒喝过了头，一觉醒来就已经下午六点了，民政局早关门了。酒醒的时候发觉不是很对劲儿，连夜从上海逃回北京，两人至今一通电话都会互骂王八蛋。

我把这事儿讲给安娜听，安娜撇着嘴嘟囔，骂我胆小，说，又不是管你借钱，只是借下你身份，你稳赚不赔。

我不再接话茬儿，相信她脑子跟我当时一样，瞬间的短路就开始犯二，不过要真二下去，未来也算有个给孙子辈吹牛的故事了。可我不成，一提结婚就心疼得不得了。

到香格里拉的第二天，给安娜洗脑的工作进展得依然不顺利，后来我专门查了一下怎么扯证这事儿，才知道需要户口簿跟身份证，两人都只有身份证在身上，终于算是有了不折腾的理由。

惦记着江南之行，不想再拖，下午便坐大巴赶去丽江，到丽江的当天夜里便买了十多块干仓的普洱熟茶饼。有哥们儿说我购物的状态历来属于没脑子型。

天一亮便匆匆赶往重庆，中午时分我抱着茶砖赶到了观音桥，赶上与小麦吃午饭，看着小麦乐乎乎一副满足的样子，老子心里有苦难言，就觉得腿有些抽筋。

当天下午我便从重庆飞往上海，直到夜里九点，我终于到达了江南之行的中转站：昆山。

江南，终于开始在我的面前浮漾。